



吴淡如

决定 要幸福

如果你决定要幸福，
那么，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人、
任何力量可以阻拦你！

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一个课题。
而这些年来，我学会最重要的是：
幸福，是一件需要不断坚持的事情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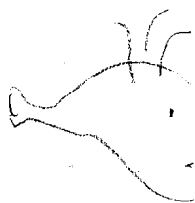
I267.1
11PP

I267.1
1199



决定要幸福

吴淡如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决定要幸福 / 吴淡如著. -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
2010.2

ISBN 978-7-5336-5453-5

I. 决… II. 吴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7959 号

出 版 人: 朱智润

策 划: 阿卡狄亚

责任编辑: 何 客

封面设计: 蔡文锦 史永平

出版发行: 安徽教育出版社

电 话: (0551) 3683011

地 址: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

邮 编: 2306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7.25

字 数: 132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电话: (0551) 3683078

【自序】

如果,决定要幸福



由于自少年时起就长期伏案写作、并且姿势不正的缘故,我的肩颈作痛已有多年历史,常有“脖子上的人头不是我的”的感觉。

虽然看了多年中西医,也只恢复了一半,长久以来,从没间断过寻访名医的念头。

不久前,朋友介绍一位知名的整椎西医。医师看了我的状况后,认为我左边的脖子肌肉粘连很严重,要施以针疗法。

“这是我们用的针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,我立即以手掩眼:“噢,不用拿给我看。”

我很怕看到针,尤其是即将刺进我肉里的针。

“你这么胆小吗?”他笑道,“那我要开始啰。”

一针刺进颈里,还要用手拨动,十分酸楚。我屏气凝神以待。

“好,治疗结束,针拔出来了,”一分钟后,他说,“不简单,你其实很勇敢呢!”

“怎么说?难道有人吓得临阵逃走吗?”我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勇敢。

“因为我的针扎进你的脖子时,你连一下轻微的颤动都没有,这是很少见的。”

“哈，因为我怕痛。如果我动了，让你扎不准，那岂不是要更痛？”我说。

他笑了。

“那为什么还不敢看针？”

“伸头一针，缩头也是一针，”我随口说，“既然我决定要接受治疗，看与不看，都是一针，看了还要增加恐惧，何必呢？”

同样的道理，动与不动都是一针，不如选择不动，少受些苦，动了搞不好还多挨一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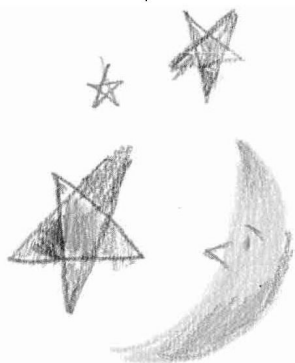
我其实是个胆小又想法很多的人，也常因一时冲动做错许多选择。受了不少罪以后，渐渐地，我学会在碰到人生的大小难题时，用简单的道理思考自己应该要如何应对才好。

我有一些“如果……那么……”的简单原则，有助于自己在混乱时平定心情。好几次，这些简单的想法使我在经过惊涛骇浪时心里仍有个锚，使我不致翻覆。

这些原则，最初来自于一个比我年轻得多的女子。

我只记得当时，她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明星。

她出道不久，被记者们写的都是有关感情的负面新闻，有些不实的丑闻还会造成家人对她的不谅解。她经历过一段是否要退出自己喜爱的



行业的犹豫期，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见人，总在想着：“他们怎么那么坏？要那样写我？为什么没有人为我主持正义，这不公平……”

“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那没念过多少书的妈妈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：我只知道，如果要进厨房，就不能怕油烟。”

于是，她明白了，如果她决定要走这个行业，那么，她就得忍耐这一路必有的风雨与蚊蝇之声。

她告诉自己，如果要走向目的地，那么她只能将路边的骚扰降到最低，不需要花时间和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打架。

“如果……那么”是最容易思考的逻辑。

在我们惶惑时，我们多半只能听进这样的简单逻辑。

我也发展出了一些简单的“如果……那么”的原则，供自己处理大大小小的波折……

如果恐惧是无用的，那么只得让自己被恐惧的影响降到最低。

如果抱怨是无用的，那么就不需要浪费时间。

如果无法逃避，那么就得勇敢面对。

如果决定接受，那么不管你怎么咬牙切齿，也得忍耐到底。

如果有个疑问，你明知一辈子也想不通，那就不该一直被它纠缠。

如果靠别人反而麻烦，你最好靠自己。

如果你真心想要一些东西，你就得付出代价。

如果你想要达到目的地，一定得忍受过程。



就像接受针疗法一样,如果痛是不可避免的,那么我就得接受。

有关人生的种种机运,我们常找不出原因,也不能决定结果,但可以决定过程。

就算不能决定过程,也可以决定自己用什么心情来度过这个过程。

如果决定要幸福,那么,就不要受干扰,打点起精神,看着你的目的,尽量对自己微笑,走完你要走的过程。





Part. 1

追寻自己

- 属于我的美丽人生 / 10
- 只留我注视着自己 / 19
- 游荡的人最富有 / 29
- 巷外有蓝天 / 38
- 这些年来,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事 / 46
- 你离开十年以后 / 52
- 浪人情歌 / 60
- 忙里闲,闲里忙 / 67
- 陪伴 / 76
- 写给三十岁的自己 / 81
- 老鼠请别再撞牛角尖 / 88



Part.2

幸运出口

- 天使陪你站在角落里 / 98
- 上天给的考卷硬是难答 / 107
- 我们还能糊弄自己多久? / 114
- 和敌人共舞的艺术 / 122
- 品性与个性,彻底两回事 / 131
- 享受这一刻 / 140
- 不被期待的快乐 / 148
- 那些占据你人生的小事 / 155



Part. 3

幸福权利

- 藏在你心里的励志书 / 164
- 决定幸福的勇气 / 173
- 你不敢学的三个法国女人 / 182
- 当你还在追寻可能 / 190
- 重重去爱,轻轻放手 / 198
- 错就错在太坚强 / 205
- 被藏起来的那些真女人 / 212
- 平凡与不平凡的恋人 / 218



Part. 1

追寻自己

我和我的光明面与黑暗面不断地交谈，
祈求它们能够签下各种停战协议。

而这些年来我所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是：
活在现实，接受我们不愿接受却已经发生的事。



属于我的美丽人生



就算是两种基因拉锯、痛苦与幸福都有,我都甘心领受,
虽然常感觉自己在夹缝中生存,
但无论如何,这是我的美丽人生……

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奇特的新闻,有个女人的身体里住着两组基因。

这个女人住在美国波士顿,几年前因为肾出了严重的问题,必须换肾,于是她的三个儿子都到医院验血,看看谁的较接近,适合捐肾给她。结果医生竟然宣布,这三个儿子的基因同属一个父亲,却属于不同的母亲。

医生问她,她是不是曾经借用过别人的卵子?

女人大惑不解,三个儿子都是从她肚子里自然受孕生出来的。怎么可能有不同的妈?医学界把她当成特殊案例追查研究,赫然发现她的甲状腺和口部、头发的基因同一组,而血液与五脏六腑的基因完全不同。进一步检查她的卵巢后,医学界做出一个惊人的判断:她应该有个从未出生的异卵双胞胎姐妹,两个胚胎已经各自分裂出生殖器官,所以两组不同的基因在她的卵巢里同时存在,产生基因完全不同的两种卵子。

三个儿子虽然是她怀胎所生，却有两个妈妈。有个“阿姨”没有具体的躯体，一生一世隐藏在她的身体里。

我在看了这则新闻后，开始胡思乱想：我，是不是也有两组基因？

几年来，我一直保留着这则新闻，它逐渐演绎成一个写灵异小说的灵感：有个天真善良的年轻女人，因为交友不慎，一直被她的男人虐待。有一天那个男人死了，她被指认为是杀死男人的凶手；尽管有人证物证，她还是觉得很冤枉，她强力否认自己会杀人，也通过了测谎。其实她不知道，那是因为藏在她身体中的另一个灵魂逐渐觉醒了。她被两组基因主宰着，当另一组基因操纵了灵魂时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……

体内另一组基因醒来了，力量越来越强大，开始接管她的身体……

这个灵感，可以写成有点史蒂芬·金味道的小说哦。

只可惜怕黑、怕鬼、怕狗咬的我，实在没有才华写灵异小说，所以这个灵感还栖息在我的脑袋里，像一个未成形的卵，一直没法孵化。

创作者的身体里，是否也有两组诡异的基因？我们没事不会去验证，所以并不明了。

可是我知道,这许多年来,我一直被两种力道拉扯。一种渴望平实贴近“安和乐利”的生活,一种常常试图进入如同盘古开天般朦胧的时空,在那里,一切未知,一切浑沌,一切没有把握,秩序不易掌握、情绪容易失控、信心容易堕落。仿佛两个“我”,一直都很完整地并存在一个身体内,像馋嘴的鸽子抢食有限的粮食一般,争食我的时间。

我二十岁以后开始把写作当成人生大事来做,据我的粗略估计,每十年中,大概有五年的时间,“我”活在另一个世界里。

那一边的日子,和此地现实完全不同。它没有固定轮回的一年四季。有时这世界很温暖,澄澈透明得像个刚倒进盘子里的新鲜果冻;有时比下雪的北极还要寒冷;有时很平静,像整齐的阅兵队伍,一切在我的指挥下井井有条地往前进展;有时很混乱,好像有一大群“黄巾贼”围在城外烧杀掳掠,我只如一个手无寸铁的帝王。

它很迷人也很恐怖,有时是地狱有时是天堂,我是主宰者也是被统治者,喜乐可以一刹那间翻脸成哀愁,而有时灵光稍一闪烁,仿如童话中青蛙被一吻变成王子。

如基因顽固附身,写作不只是一个工作、一种嗜好,它是一个世界,一种瘾头。也是一个唠叨不休的声音,常说:进去进去,进去那个世界里,其他的事都不如它有趣。



如果只是嗜好，身为一个好逸恶劳的正常人，为什么放着所谓舒服日子不过，不去血拼、喝下午茶、看电影、聊八卦，却在这里自寻苦楚？

不是为了当畅销作家。只想当畅销作家的人，不能够忍耐那么久不畅销，早就改行了。

不是为了钱。若为了钱，大可多考几个证照，从事众人认定较有保障的行业。

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岁时就有了五十岁的肩膀疼痛病？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像受伤的熊一样关在栅栏里，一心一意地整天面对着一叠无声无色的稿纸，或计算机里最无聊的word空白文件，微笑，或眉头深锁，拼死了命想要写上一些字……忘了吃饭和睡觉是兵家常事，有时连尿急也忘记了？

我曾经一边想着题材，一边拿牙膏洗脸，拿洗面奶刷牙呢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它害我像神经病一样喃喃自语、自我对话、无故痴笑、连走路都会撞上电线杆，我还要爱它。

或许，它是一种瘾头，类似毒瘾，一旦尝到甜头，很难忘记那种快乐。现实中，我若活得不好，总还可以在写作中得到一丝慰藉；如果有一大段时间，我无法下笔，现实世界的我总变得慌乱、迟钝而狼狈，像一个在大风雪之中寸步难行的旅人——在外人看来，遇到写作瓶颈有什么严重性？停一时风平浪静嘛，急什么！